

普
野
繪
圖
大
觀
瑣
錄

K2996
(2)



双紅堂
小說
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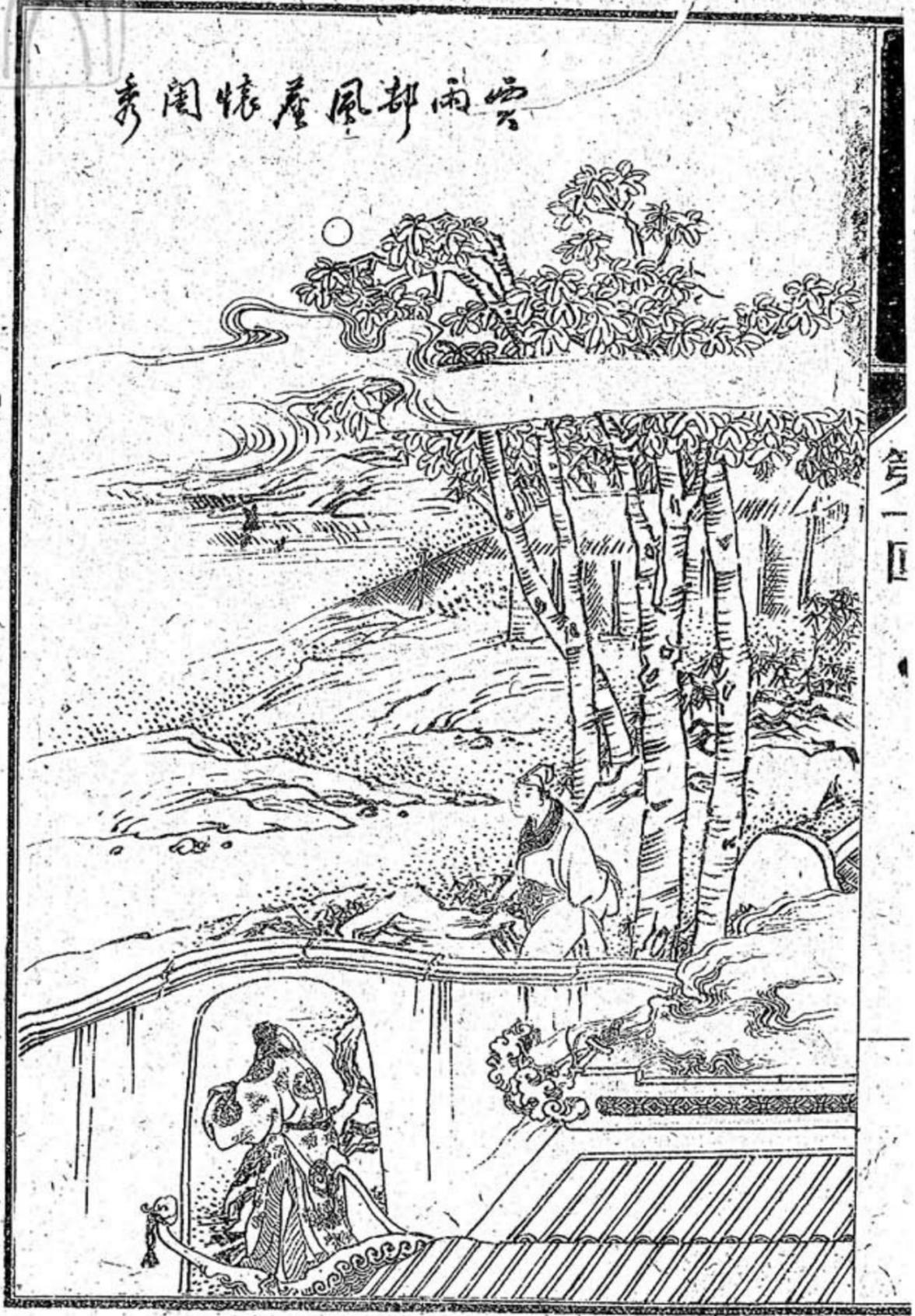
科2976⁽²⁾

東洋美術研究所藏

甄士隱
夢幻
通識

第一回





秀閣懷麓風却雨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故當此蓬牖茅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雖我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卻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句勢空落筆便為
小說所無去曰借
將真事隱去此書
靈云云可知此書
竟空中樓閣不過
去其真事耳豈當
或有有所忌諱耶
云憑空結撰吾不
明有如許真切也
耶

全部堂深院選叙
藝藝作一對而語

此書能時將
二字提離便不
八覽障一切有為
目作如是觀可也

此大荒無濬四字可知此書乃空中結撰

山名崖名峯名俱奇
妙也○自去言托生
其府自來言後依
附道二人仍還幻境
可大指此石言可小
指通靈玉言

二字對

是如是

玩深有趣味。卻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峯下。誰知此石自經鍛鍊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到這青埂峯下。席地坐談。見著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那裡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知可鐫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上面敘著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

閣閑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後面又有一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情誰記去作奇傳。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

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

年紀可考。第二件竝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

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我總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

師何必太癡。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

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到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訛謗君相。或。

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

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

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姓名。

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閒。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

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

此偈乃作此書者之自況也

作者先將此書但言閱情並無關於世道之大自抑一層

不礙安得有情頑石點頭如是如是

掃盡一切言大非夸又將此書雖言閱情而並無惡濫習套自揚一層

就全書諸女子品格性情種種不同處卻又種種華貴謂非

從親見親聞出來吾不信也
此書之一言一動處處出入人意中誰謂其假耶

作此等書要避此兩層大非容易
卻不是野禪打誑語一路○讀此書者入者多悟者少

非十年凝神結撰信不能成此一書但真能讀此書者天下無幾人耳

誰解其中味五字在作者早料讀此書而能解其味者必少也然豈無知音人哉○今之稍識文字者讀此書吾謂其猶嚼蠟耳

自此以上可當作作者自序○天地向有缺陷何況於人只此地陷東南四字已為全書立表
真事隱三字全書之主腦也故一切入等節從甄士隱寫起

甄士隱士隱人品為後文出家成道立案

英蓮者應憐也即是香菱全書諸女子以英蓮起以英蓮結已為後文薛大哥哥事伏根
此書全部時令從炎夏永晝起以雪天買政過寶玉止始於熱相冷天時人事故意相照合作者之微意也
與一百二十回卷末士隱至幻境消繳公案作一大對照
瀟湘妃子原有仙佛根何以一入紅塵忘卻本來面目耶嗟嗟

此敘寶黛之因也由因生緣遂生一番公案無甘露則死人之淚盡則亦死

誰謂木石無知寶黛來歷從士隱夢中敘出真善於構局林姑奴一生本質○可知人生交際一動一笑開皆有前世報

第一回

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供酒其閒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卻也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比那謀慮逐妄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是錄其事絕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至尾抄寫回來問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

誰解其中味

石頭記緣起既明正不知那石頭上面記著何人何事看官請聽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閭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著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

難為書中無限人作一筆影

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矇矓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於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那時這個石頭因媧皇未用卻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居住就名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卻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得換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只因尚未酌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常說自己受了他雨

此敘寶黛之因也由因生緣遂生一番公案無甘露則死人之淚盡則亦死

既云三劫後再會何
以諸人時現相中而
僧不解○書中一切
人原是北邙山孤鬼
化身○此云必有來
他漸入悟矣○上只
文忽見自成章法
後來雨村位極人臣
而此云一個窮儒史
法也

敘明二人相識之由
用常與他三字言相
突已非一日也

只一擲字寫得交情
親切之至
觀老爺不知何許人
低三下四者至今令
我思之

此女當不在風流
家之例只此儀容不
俗八個字下得有分
寸的是一位夫人相
俱從雨村目中寫出
何異畫中美人

寫來是一個發達相
此又從了錢目中寫
出

買雨村之上加什麼
三字調侃世人不少
則家亦是一個富
厚人家

登部覽障大抵如斯
不相識願
村何能獨在甄家書
房中情如此則家
老爺特二人之楔子
耳

以上一小段為甄賈
相見緣起即插入
容一段公案筆意頗
大方簡淨

詩亦妥協○收得搖
曳有致其意蓋有懷
於回頭一願者

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
妙在。了。而。不。了。語。甚。荒。誕。而。有。微。旨。小小一結
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
來歷。很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卻已晚了。這士隱正癡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
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了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
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
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塞住了。暫
寄廟中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
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麼。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
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的很。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永晝。
說著。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
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忙的起身謝道。恕誑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即來
奉陪。雨村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人。稍候何妨。說著。士隱已出
前廳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
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了鬟。在那裡搯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
接筆。突。

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了鬟。搯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
窗內有人。做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
方腮。這了鬟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褻褻。想他定
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是沒甚機會。我家
無這樣貧窘親友。想一定就是此人。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
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以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
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
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了。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
再邀。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
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便時
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悶來時。斂額。行去幾回眸。
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頭。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國秀 悼紅軒原本

有意無意為林薛二
女子一運

復過者前會過也
到後來於酒館處偏
喜詳說
所云始猶客氣後便
不拘禮節也

將月之精神全副寫
出

詩意只是前人濫觴
小說中不得不爾

不期士隱先生亦是
勢利人一矣

近來之元敷掛名者
竟有時向之學非不
能十分講究其愧雨
村者多矣

若今之有錢者只識
得一僱利字

觀春闈一捷則知雨
村是一個窮孝廉

此處士隱之贈賈化
銀五十兩後來賴知
縣之答賈政亦銀五
十兩一贈一答其懷
慨與鄙吝不同

舉止迥殊

達人之見
以上收束雨村入京
點醒時令又是一年
交上

霍啓不過借為英蓮
楔子矣蓋既失霍啓
無所用矣故以逃去
二字了之省卻許多
閒筆墨

玉在檀中求善價
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
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
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
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著便同了士隱復
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
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
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
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清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閒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
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飲乾忽歎道非晚生
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掛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概無

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那能得到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
有此意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
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
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認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
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
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
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
意欲寫薦書兩封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身之地因
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畱下話
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
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啓抱了
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啓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著待
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蹤影急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
啓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

兒女情之累人大抵如此
已到三月十五一春
將盡矣

接二連三三個人字為
寶玉作一影子寶玉
了後亦如火之成
了勢如何救得下
瘋僧之詩譏應矣

祇剩得兩主兩僕四
口子
觀封肅殷實而其待
女婿女兒者如此不
問而知其為一隻村
牛矣若稍知世務人
情者斷不至此

田海屋破而又略與
之封老其向成人耶
○丈人舉原非久往
之鄉既聚既聚古人
有貽笑者矣類實自
謂於封肅何尤

好吃不可懶做懶做
不可好吃不好吃而
勤做者吾見之罕矣
若好做而又懶做者
可謂乎○安飽人有
下世世光景著實
難堪已為官府立一
影
人生忙忙碌碌無非
為妻財子祿分作四
段隱括之
向是狐集兔踐而已
真所謂黃金滿箱帶
不到棺材裏去者
蝴蝶夢戲文原是假
與人看的

十個到有九個半件
逆的

天下事無好而不
者此言大有禪理
吾見了而不好了
米有了而不好者
然天下竟有不好
好了而不好者
好從積年磨練而
悟者○且住二字
大有

些不好再使幾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日失
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
也因思女。遺病日日。請醫問卜。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作供。那和尚不小
心。油鍋火逸。便燒著窗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也是劫數。應當如此。於是接
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
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
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
隱。惟跌足長歎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盜賊蜂
起。官兵勤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鬟
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卻還殷實。今
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產的銀子在身。
邊拿出來。托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略
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二三年。越
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此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

懶做。士隱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
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到街前。散散
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蓆鞋鶉衣。口內念著幾句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只有金銀忘不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來多。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
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呢。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
好。若要好。須是了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
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註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
隱乃說道。

此一閱詞包括得蓮池七筆勾四堂十空

本來今日之紅綉帳底即他日之黃土隴頭今反以進士句裝在前意尤進一層以見白骨自堆鴛鴦自誤也

○試問古今天下之人那一個為自己作嫁衣裳的○總結數語筆頗超健

立地成佛 又是買寶玉出家影不挂可以入道自是真好子矣

與後來尋柳湘蓮尋寶玉同是一番水梳如被尋得著他兩個了鬢寶賤

因有兩個了鬢故加一大字 若大了鬢則以為夫君到了

就是前番所見腰圍臂厚云云之人

習謂甄之由盛而衰即買之由盛而衰也

說來亦有理吾亦云然然已略見旁批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堆白骨。今宵紅綉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欺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護花主人評曰

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閒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評未免擗扯着迹

無非句欠醒

頗能強詞奪理

的評

石頭記者緣甯榮二府在石頭城內也。悼紅軒似即是怡紅院故址。當是曹雪芹先生曩年目擊怡紅院之繁華。乃十年之後。重遊舊地。風景宛然而物換星移。園非故主。院亦改觀。不禁有滿目山河之感。故題其軒曰悼紅。以見鳥啼花落。無非不悼。此一把辛酸淚。不由人不落也。

葫蘆廟有二義。葫蘆雖小。其中日月甚長。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此書雖是小說。而包羅萬象。離合悲歡。盛衰善惡。有無數感慨勸懲。此一義也。此書雖是荒唐。卻是實錄其事。並非捏飾。所謂依樣葫蘆。此又一義也。故甄士隱必住在廟傍。賈雨村必住在廟內。或曰。尚有一義。余問何義。答曰。葫蘆音同胡蘆。人生若夢。幻境皆虛。離合盛衰。生老病死。不過如泡影電光。書雖實錄其事。而隱藏真蹟。假託姓名。演為小說。以供胡蘆一笑耳。此亦一義也。所說亦有意義。因附記之。

賈雨村口吟玉在櫝中一聯。暗伏黛玉寶釵二人。跛道人好了歌。及甄士隱注解。是一部紅樓夢影子。甄士隱向跛道人說走罷。即不回家。直伏一百十九回寶玉之一走。

大某山民評曰

還淚之說甚奇。然天下之情。至不可解處。即還淚亦不足以極其纏綿固結之情也。書中林黛玉自是可人。淚一日不還。黛玉尚在。淚既枯。黛玉亦物化矣。

神瑛與絳珠。一草一石。所謂木石緣也。人皆重金玉而賤木石。豈天意亦與為轉移耶。

好了歌。醒世最為曉暢。惜恆河沙中。絕少領悟人。

卷首士隱出家。卷末寶玉出家。卻是全部書底面蓋。前後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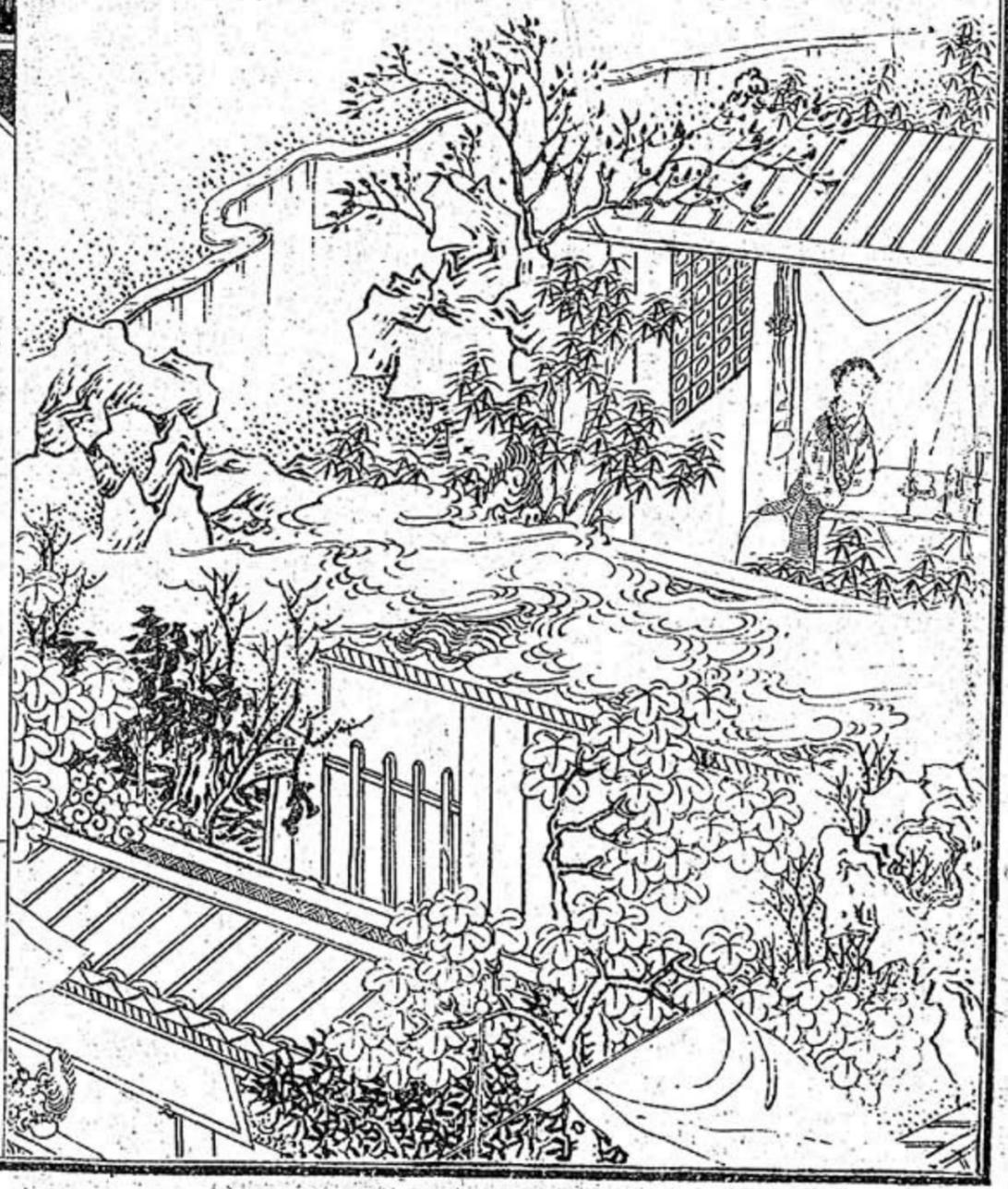
此時雨村在窮困中。猶不失讀書人本色。不知後來一入仕途。且居顯要。便換一副面目。肺腸誠何故也。然今日已成爲通病矣。

此回寫士隱之依丈人者。爲全書中如黛玉之依外祖母。薛氏母女之依姊妹。邢岫烟之依姑母。李嬾母女之依姪女。尤氏母女之依女婿等。以見依人者之必無好收成也。若豪僕如周林等。寵婢如鴛鴦等。門客如詹王等。猶其下焉者耳。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終

所圖書

賈夫人
遊原
錫州
城



第一回